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

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
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
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
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
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
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
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
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
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
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
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

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陽陵陽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陽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陽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陽陵

也夫隲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額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侵厲於天士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隲陵獨以五

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
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
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
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
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
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
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
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
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
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犬於是遣
倉唐縶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

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
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
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
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
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
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
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
侯毋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
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
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

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

嘖嘖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

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

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

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
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
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
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
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

十萬皆蠻夷躋臨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
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
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
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
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猶不更臣之
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

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慙然者三曰臣受

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僇而訾高概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

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

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

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
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
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
虛其右王歟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
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
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
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
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
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
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
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

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筓其墳數以
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
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
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
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
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
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
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
也今蘧伯玉爲相史繡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
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
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

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弊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弊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